

深山竹林有人家

林雅婷

到访朋友的深山老宅,还是上个月发生的事。山间的意趣盛景始终让人记忆犹新。

成山成片严实的竹群,热情好客的山里老人,山道庭院前说不出名堂的花花草草,皆是这清雅深山水墨丹青里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凭山而上,村落稀疏了起来,朋友家的老宅坐落在半山腰边上,四周皆是空旷的竹林,山脚下的农户呈扇形散点分布,家家户户的庭院收拾得素雅又干净。山道两旁保留着人民公社时期分配的牛棚,灰黄的泥土胚子在风雨的浸染下劣迹斑斑,站在山脚仰望棚群,如同牢牢扣在这山腰上的扳扣。当地的农户回忆,牛棚早些年生产队用来统一分配的,村里的农户们轮流来牛棚干活记工分,如今牛棚早被私人承包。在那个团结协作的年代,一群人的力量便可以拧成一股绳,一大村的人齐上阵,小到耕犁做田,大到酿醋捡茶,一天内记册上满满当当的活头盖章,便能解决一大家子的温饱问题。牛棚里现今堆满了成捆的干稻草,屋墙也布满了久经风霜的裂纹,不管如今它归属何人管用,这都是老辈们攻坚克难的例证。

一阵微风拂过,竹声便窸窣窸窣漾开,竹叶随风飘飞,满山皆是秋竹纷飞,从山的这头传到山的另一头,竹浪一波又一波地在山间翻滚暗涌,声音柔和且苍劲。勤劳智慧的乡亲们靠山吃山,十几年前这里栽种了满山橘红的芦柑蜜橘,一入秋,山面便渡上暖系的橙金。农人靠天安身立命,那一年的柑橘木虱虫害夺走了他们培育着良甘蜜橘的实业,多少老农户一夜白了头,吃苦耐劳年代走出来的农人岂能就此停止实干的步伐,老人们含泪手伐了这些他们含辛茹苦栽种的蜜橘根苗,他们重新打磨和规划。次年的春天,成堆成群的笋苗便在光秃秃的山间冒了出来,山头浇上一片青绿,农户们再一次凭借耐力拾得了新的希望。竹林成了守护山头的大神,伐竹垒房,酸笋煮菜,山头恢复了活力,再一次活色生香。

沏一壶浓淡相宜的清茶,拉三两把竹凳子,坐在面山背竹的老宅前,左手边是通往山顶寺庙的小道,村里所有上山进香祈福的都要经过这个老宅。老朋友的家翁过惯了深山的生活,不愿搬到新城区。狗吠鸡鸣,布衣粗茶,暮鼓晨钟,与山偕老,便是他们



一生的写照。老人在屋前围了一栏道的三角梅,青翠的山景不免生涩,配上这庭前一簇簇的秀红,红花便更加明艳,素绿也有了花样,庭院别致活潑了不少。朋友家翁忙着备茶果聊着山里新奇的事,瓷杯新沏的茶香在蓓蕾间散开,一股熟悉而又惊喜的芬芳洋溢而来,那是我夜里梦中常常想念的花香,从不想还能在这山间小道遇到,我小心翼翼地上前,扶着这株洁白的栀子,它此刻始料不及的出现,如同人

生旅途中注定会相遇的良人益友,彼此互相渡化。它让我驻足忘世,我恋它一世芬芳萦人,同山顶寺庙传来的钟磬洗礼如出一辙。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好友驱车带我们到山脚饭馆用餐。我们离开了老山,也告别了老友相送数里的父母。临走了,屋棚里的狗儿也有灵性地出来送别,弯弯曲曲的山道消失在漆黑的暮色里,山色浓缩成黑点,也圆满了我们一天的行程。

流淌在心底的歌

谢华德

对于兴趣爱好广泛的我来说,听歌唱歌自是少不了的,不同语种的歌曲,我均会抱着欣赏的态度去学习品味,而其中最能刻入灵魂深处的歌,自然是乡音奏响的旋律,没错,我最爱的还是闽南语歌曲。

上个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青少年时代的我们,当时能娱乐消遣的方式很少,除了看小说之外,就是听听歌曲了。读初中时,我就几乎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及琼瑶的言情小说看了个遍,还是饥渴呀,于是就开听歌。说起听歌,就有点奢侈了,当时农村家里录音机还不普及,不像后来的百度音乐及现在的抖音,想听啥样的歌曲都有,那时候家里有一台收音机就很了不起了,而我很幸运,家里就有一台很不错的收音机。因为身处闽南地区,本地的电台很少,太远地方的电台发出的频率接收之后,收音机播放的声音都不太清晰,容易失真,声音会时高时低,甚至时断时续,想要音质好点,只能就近收听台湾电台,当时电台播放的歌曲主要是闽南语,这极大地满足了我听歌的欲望,也正是那个时候,那些好听的闽南语老歌如《安平追想曲》《黄昏的故乡》《风风雨雨这多年》闯进了我的心中,再到后来,《小雨》《车站》等也都带给我美好的感受,说享受到听觉的盛宴也不为过。两岸毕竟同宗同源,好多歌曲中所融入的情感亦能引起我内心的共鸣,那段时间,因为听得多,我会唱的闽南语歌曲也多。

人的情感总是这样:经历一段时间的分,再见时感情就会更加浓烈。我到外地就读大学时,身边的人都是用普通话交流,离家越远越久,渐渐地乡愁也不断滋滋增长。有一天黄昏,突然听到校园不远处棉纺厂的高音喇叭播放闽南歌《风飞沙》,熟悉的乡音伴随着哀婉的旋律在异乡的天空萦绕,一时间让我倍感亲切与慰藉,心里的愁绪也消散不少,才发现那些优美的旋律竟然成为抚慰心灵的良方,不禁对闽南语歌曲的喜爱更深层一层。那时刚好我省吃俭用买了一台可以播放唱片的袖珍耳机,于是果断去买了好多闽南语唱片回来,一旦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听听歌,人很快就又变得开心起来了。

现在的我,依然保留听闽南语歌曲的习惯,打开手机,想要什么样的闽南语歌曲网上均可下载。闲下来时,泡一杯清茶,焚一缕檀香,听听闽南语老歌,就会拥有一种释然的感觉,感谢陪伴我这么多年的闽南语歌曲,它们是流淌在我心底的歌。

三十岁的向左向右

陈燕芳

三十岁,也许你衣着光鲜地端着拿铁在高档写字楼的格子间为摩登大厦出了自己的一分力;三十岁,也许你系着围裙一身油烟却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询问丈夫和孩子晚餐想要吃什么;三十岁,也许你戴着大镜框熬着黑眼圈在夜深人静里敲着键盘码着消逝的曾经;三十岁,你来不及换上上班的制服,在嘈杂闹市里和友人吃着烧烤就着一瓶啤酒调侃着命运;三十岁,也许你在江湖宴席上的觥筹交错里接着不擅长或者习以为常的梗还假装言笑晏晏……三十岁,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里,我们失去了二十岁的冲动和热血,缺了四十岁的稳重和周全,我们在三十岁的特定年龄里一半纯粹一半世故。

由于生日的缘故,收到了两三束鲜花。很多来店里的朋友或者客户都觉得店主很浪漫,鲜花很好看。那盆在我文章里出镜率极高的墨兰,又一次开花了。这次暂时只开了一枝,真是一枝独秀。流动的花贩推着很多的满天星、勿忘我、薰衣草等可以做成干花的花束沿着店铺招徕意向买家。我买了一束勿忘我和一束薰衣草来搭配店里的满天星。总有人懂得鲜花和香水对于女生的吸引力,并不亚于好看的衣服和口红。

我发现写信的人渐声渐杳,赠书的人离得越来越远,约伴旅行的人已经和另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人完成了我们最初的梦想。乍然一念,人生的岔道分别竟是在一个晴朗无人无风的午后,在夜深独的一杯失眠以后。有些故事,只消一盏茶的时光便可以读透所有的潜台词。这是一种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就像独坐小窗,看晚照催倦,看月上枝头,看人家灯火,看盛夏光年。很孤独,却甘之如飴。

大抵是迈进了而立的门槛,近日来总生出一种急景凋年之感。仿佛一回首一回眸就会被岁月抛之脑后。那些路过你倾城时光的人儿,那些青涩的回忆啊,都散落在扑面而来却消弭无踪的风里。繁华世景,风华无际却始终抵不过时光漫不经心的星移物转,后来的面目全非。人世太深,厌倦车水马龙里的烟火沸腾,便向往着山水清音。不如褪去一身尘埃羽衣,摇落红尘里的一挂悲欣。不如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一隅安一家小茶馆,冲一壶温烫的香茗,读一阙亘古动人的诗词,细数流年。

如今,写字、听雨、赏花、喝茶、公益、经营小生意、顾家、忙碌亦闲逸,居陋室而心安。三十岁了,终于与时光握手言和,笑着流年,一起成长一起变老。

走出梧林

紫艺

走进梧林,砌下空间的省略号
与民国的凌风蒙雾擦肩而过
在一棵布满皱纹的老榕树下
我被斑驳的岁月轻轻撞了下腰

当年,描写故乡的词语
一个一个出走,漂洋过海
海外的游子总是善于遣词造句
把浓烈的乡愁种进肥沃的言语中

一颗颗饱满金黄的稻穗
折成回家的守望,与信念
一同卷进返乡的侨批,穿过硝烟
打开,已是一幢幢崭新的
红砖古厝和番仔楼
那一年的孩子
也长成共和国坚强的臂膀

如今,走出梧林,涂上时光的感叹号
我把“胸怀祖国”的汉字扛在肩上
告诉孩子,那一年纷飞的战火
尽管没过头顶,却不能压低一朵雪白的云
握着稚嫩的纤手,把笔削尖
然后,一笔一画,写在泛黄的书页里

兰花

占素华

从小开始,对于花草我总心怀笃爱,喜欢这些植物蓬勃向上的生命朝气,传递着美好且淳朴的自然气息,而享有“花中四君子”美誉之一的兰花,则是我最为钟情花卉。一开始,令我深深着迷的是它的花语,蕴含一种高洁淡泊的品行及深邃隽永的魅力。

兰花的花期遍及一年四季,早春开花的有春兰,夏季绽放的有建兰,到了秋末冬初之际则有寒兰……兰花的植株姿态俊朗清逸,纤长的碧叶错落有致,刚柔并济,待它蓓蕾初绽时,花骨朵俏丽高雅,超凡脱俗,有着小家碧玉般的清秀与素净,携带清新销魂的韵味,令人止不住地驻足流连。

兰花,一种风格独特的绿植,它没有牡丹的雍容富贵,亦缺乏芙蓉的明艳妩媚,其不与百

花争艳,不沽名钓誉,甘于默默无闻,安之若素,只为保持那份天然的本真之美。记得孙克弘在《兰花》的诗中有云:“空谷有佳人,悠然抱幽独。东风时拂之,香氛远弥馥。”兰花就是拥有这般风范,它们往往远离都市的喧嚣与嘈杂,身居于幽谷和林壑之中,唯与山石草木为伍,与世无争,束身自好,静赏清风明月,清幽傲然地绽放,只留几缕缭绕不绝的馨香弥漫于乡野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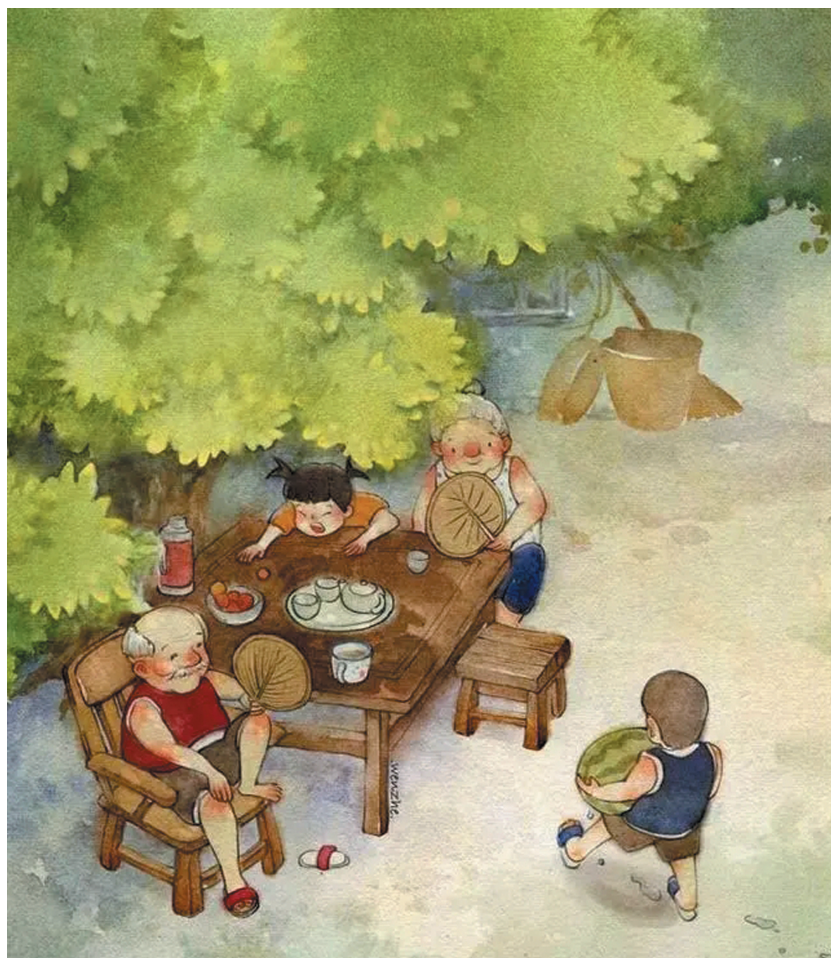
作家林清玄曾在《心静下来,就闻到了香气》一文中写道:“兰花由于尊贵、美丽的气质,给人一种‘贵气’的印象,人们常会误以为兰花很贵,其实不然,一盆兰花大约只是一束玫瑰的价钱,玫瑰花只有三四天的生命,兰花却可以在案头放一整个季节,凋谢了之后,隔年还会再

开。”或许这就是兰花的品质,谦逊淡泊,低调内敛,恰如谦谦君子般不同流俗,也正由于此,其迎合了人们对于事物的审美观,故而这株古老而神秘的花卉,就这样在悠悠历史的长河里占据一席的位置,成为历代文人墨客们钦慕和赞赏的对象。

多年以来,我都十分欣赏音乐家雅尼的一首纯音乐,其名为《和兰花在一起》,想必这是他为心之所系的兰花而作。整首音乐曲风婉转悠扬,旋律行云如水,每每聆听此曲,我皆全神贯注,闭目凝神,任凭思绪纷纷地徜徉。在这会儿,天地间仿佛只有音乐缓缓地流淌,而我希冀着,唯愿自己就是旷野里那朵恬淡的兰花,它正吐露芬芳,风度翩翩,以最美丽的姿态、最优雅韵致,展现着生命的还淳返朴与从容不迫。

那些熟悉而亲切的乡音

曾剑奇



秋夜,乡村的四周一片静谧,月光如水,晶莹剔透,温柔绵软,一泻千里,万物披上银光,变得更加可爱迷人,凉爽的风拂过树梢,适合的气温与舒坦的心情一起组合成曼妙的曲子,踏着季节的脚步,节拍轻轻舞动,轻盈而灵动,飘逸而自在,无拘无束徜徉时光舞台,你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其不可言喻的欢愉。

那坐过一次又一次的石椅石凳,

一直都是那样殷切而虔诚地等待着主人的再次光临,是主人一次又一次地闲坐其上,将它们“磨了又磨”如此亲密接触,才这样滑亮如砥,才这样温润如玉,一家人就在这样惬意的时间围坐一桌,茗茶携着大自然的香,在滚烫开水的呼唤下,散发着悠悠芬芳袅袅升腾,我们在夜色下畅谈,尽享天伦之乐,一切都是妙不可言的,谈话间,蟋蟀的叫声不厌其烦,

声声响亮,听吧,瞿瞿瞿,瞿瞿瞿……仿佛从古老的《诗经》里一路欢唱而来,踏着千年的时光脚步,跋山涉水,风尘仆仆,路过我家的庭院,将歌声一遍又一遍地传唱。

它们是来陪伴我们一起共享美丽月色的,它们是来为富有情趣的生活之歌伴奏的,它们是来加入我们闲谈畅聊队伍的。

每到秋的季节,蟋蟀们总是热情有加,激情四溢,原来人与动物活活在同一空间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相安,互相支撑,亲密无间。它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只是在忙碌的世界里,我们忘记了它们的存在,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能真切体会到这些“朋友”一路守望一路歌的不离不弃。

蟋蟀们陪着我们走过一秋又一秋,在时光的流转里,蟋蟀将岁月谱成了抑扬顿挫的音符,将日子过成风情万种的诗画,请听“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那是不是曼妙的诗之音韵,那是不是优美的曲之旋律,那是不是悠扬的歌之天籁?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暮色四合,夕阳如血,天边晚霞泼墨般挥洒,洒出一片绚烂多彩的美丽苍穹,家乡大地上那一座座山峦群鸟归巢,叽叽喳喳的热闹喧嚣之声是一天中最后的视听盛宴;“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村庄中与乡亲走得最近的走得最近的“朋友”——狗与鸡,多少日月的相伴相随,“汪汪汪”的犬吠,“喔喔喔”的鸡鸣,演绎着朝夕晨昏的乡村乐曲,让乡村有了活力,让乡村有了魅力,让乡村有了吸引力,让乡村有了归属感,双乡人我庐。“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春和日丽,春光无限

的季节里,生机勃勃的气息浓得化不开,燕子是盛开在乡村天空下的花朵,听吧,屋檐下嗷嗷待哺的雏燕急切地等着母燕觅来食物,一遍遍,一次次的喂养中那“吱吱呀呀”的感恩之声,就在喂与被喂之间,我深深感受到:世界上最美的言语也许是孩子对母亲的殷殷谢意吧!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读着古诗,望着窗外,我发现家乡土地上的那一片稻田啊,以母亲般的宽容之心与博大胸襟,养育这一片土地上的“小主人”,那阵阵的蛙声啊,是唱给母亲的赞歌,是赠给母亲的礼物,是留给明天的希望。

如果说,蛙是夏天水中的歌唱之王,那么蝉便是陆地树上歌唱的佼佼者,阳光弥漫的日子,热情洋溢,一如高处的蝉儿的歌声肆意飞扬,铺天盖地,缠绵不绝,历经地底下多年黑暗生活的煎熬与磨砺,蝉始终没有放弃对光明的追求,用一生的孜孜以求换来一季的欢唱,值得吗?有人疑惑,其实,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历经磨难而不死,即使像昙花一现,也要留下“名声阵阵”,传扬四海!

那些熟悉而亲切的乡音啊,在四季的辗转中或高歌,或没唱,或放声,或低吟,那是家乡土地之上,与五谷杂粮一样,曾经陪伴我们走过漫漫岁月——那成长的童年岁月,那奔走的青春年华,那从容的不惑四十,那银发苍苍的黄昏暮年,它们与五谷杂粮一样喂养着我们的精神!

余生,还有多少个春夏秋冬能站在家乡的土壤上与这一些熟识的“朋友们”一起哼哼唱唱,还有多少个朝晖夕阴能站在家乡的土壤上与这一些熟识的“朋友们”一起因日月而沉醉不已呢?